

元人六集下卷



初編

元人文集 下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道園類稿

終不可復皆天也邪秦之初尤以拔茅茹爲吉而九
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
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
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

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

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以命

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

許公於旣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

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脩
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
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
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
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
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
善家家藏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
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
不能共知道者

政順菴銘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
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
仆則所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
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
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
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
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故也
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

急內無饑饉天閔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無拂逆之事其爲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爲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跋趙葵川與張侯手書

道藏類書卷三十三

七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六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

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戒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

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爲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況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余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苦誼可乎自古豪傑之士有爲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

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
亡余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
蹟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旣老于
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末之或及嗚
呼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跋黃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
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

人之元戒密矣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跋吳興公臨洛神賦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集賢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

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題王維輞川圖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邪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徹於玩物者乎善

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題陳所翁龍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愛
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爲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著
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
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
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
跡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陳侯之所以
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跋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者皆
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
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
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
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
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
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
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

施之於其家父兄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切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跋金壇李氏唐誥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下有鄭惠王別爲小鄭王此故云大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